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长篇小说

# 山丘上 野草的 泪水

刘刚◎著

历史是所有生命  
在时间长河里绘成的画卷  
我们从历史中走来  
也必将成为历史  
历史影响着我们  
我们也在谱写着历史  
用我们的今天对比昨天  
才能清晰地看见进步  
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昨天  
它说：明天会更好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# 山丘上 野草的 泪水

刘刚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丘上野草的泪水 / 刘刚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5. 1
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5612 - 1

I. ①山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68386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6.75 字数: 40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2.0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## 目 录

第一章	生命的挽歌 .....	1
第二章	姐夫的荣耀 .....	96
第三章	扭曲的斧头 .....	127
第四章	烂尾楼 .....	173
第五章	疯狂的开始 .....	279
第六章	小舅子 .....	316
第七章	行动日 .....	346
第八章	尾声 .....	411

## 第一章 生命的挽歌

几个护士飞奔出医院的正门，来接救护车从机场载回的重症病人。

病人在输液，惨白消瘦的脸上戴着呼吸面罩，双肩、胸口和腰部都缠着绷带，右手紧握着的蓝色锦缎礼盒，仿佛是镶嵌在一片惨白里的一颗蓝宝石。他父母面容憔悴，脸上挂着泪痕、疲惫和焦急。护士们飞快地把病人推进抢救室，挡住他焦急憔悴的父母。点亮的手术灯仿佛黑夜里一点希望；他的妈妈坐在抢救室门外长椅上掩面哭泣，头无助地靠在门上；他的爸爸嘴角破裂的水泡渗出血丝，在走廊里来回地踱着，安静的走廊里只有他沉重的脚步声。时间在一秒一秒地从指端滴落，已麻醉的病人只是静静地躺着，等在门外的人却受着百般煎熬，期待和担忧撕咬着装满爱但已近破碎的心。

手术灯终于熄灭，两人同时堵在门前，听着里面轻微的嘈杂声，然后是开锁的哗啦声；门打开了，护士们推着仍旧昏迷的病人赶往重症监护室。

看见满头汗水的医师，两人紧紧地围住他。

“怎么样啊？医生，怎么样？”

“你们要有心理准备，三处外伤已无大碍，但病人内出血严重。两手准备吧。”说完医生摇摇头从两人间挤过去。

听到医生最后一句，妈妈天旋地转向后摔倒，幸好被爸爸扶住。

“挺住，你要挺住啊，孩子能坚持到这里，已经非常不容易啦。小枫需要我们。”妈妈掩面无声地哭泣。

两人相互支撑着走到重症监护室，透过玻璃窗看见数名护士分别在给儿子输液，把满屋医疗仪器的触角安到他身上。一名护士想把他右手里握着的锦盒取出来，因握得太死无法取出，护士只好把卷圆的毛巾握在他左

## 山丘上野草的泪水 *Shanqiushangyecaoodeleishui*

手里，留下一名护士在重症监护室里照顾病人，其余的陆续走出来。

妈妈两眼无神呆呆地坐在长椅上；爸爸去找主治医生，片刻后低着头走回来。对于一个已熬到绝境的癌症晚期病人来说，还能怎样？也只能这样。生命的降生是痛苦的，结束也是痛苦的，也许生命就是一条闪烁着几朵浪花的哀伤河流。

几乎所有人都抱怨命运对自己不公平，因他们都紧盯着自己没有的。对命运渴求的越多，它给你的痛苦也越多。大家都认为那些能握在手里的就是自己的，其实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能握在手里。过多地奢求外在终将一无所有。命运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多，都是酸甜苦辣，都是七情六欲，都是让我们用一生时间去思考生的意义，只是有人时间长点儿有人短点儿。我就是那些短点儿的人。我，无数的缺憾拼成几乎完美的人生。

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躺在病床上，我是怎么从贵州回来的，我没有丝毫印象。只记得在贵州时没有一丝力气，整天昏昏沉沉的似睡似醒地躺着。最后我还是回来了，这座城市是我的起点，现在我等待着这里成为终点。亲朋好友们陆续来探望我，无论多么痛苦，在爸妈和亲朋面前，我都让脸上挂着笑容。我不想让爱我的人因为我而悲伤，既然已是注定又何苦执着。爸妈在尽最大的努力照顾我，给我搜寻天下的珍馐、奇药和能让我开心的东西。所有这些都只是在送来无望，即将死去的无望，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没人疼的可怜虫，我错了，只是这份爱我体会得太晚了，我已无法回报他们。

醒来然后又不知不觉地昏睡，然后又醒来。感觉刚才还是白天，转瞬间天已经黑了，我知道自己的路将要走到尽头，也应该把蓝色锦盒送给它的主人，希望还能见她一面，我无数次打开锦盒，想象着她戴着这副耳钉漫步人生路渐渐地老去。希望耳钉能永远陪着她。

中午我躺在病床上，翻看我在贵州拍的照片。

护士走进来：“叫小楠的女孩子来看你？”

我点头，护士转身去请她，我把电脑放在桌上。护士领着小楠走进各种医疗器械包围着我的重症监护室，她穿着白衬衫、蓝牛仔褲，手提果篮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夏日的清晨，送给焦躁苦闷的一缕微风。

小楠见到我时愣住了，我微笑着说：“嗨，好久不见了。”

护士接下果篮，小楠坐在床边。“小枫怎么样？还，好吗？”她有些

哽咽。

“好很多了，谢谢你，离这么远还来看我。”小楠剥开橘子递给我。

我吃了两瓣，看见她脸上的泪水。“你比在贵州时还瘦，我都认不出了。”

“还行，最近好多了。你们的新闻稿过了吗？”我有意岔开话题，我不想再送给她悲伤。

小楠摇摇头，“我把稿子全给小焯了，对了，果篮是小焯给你买的，她最近忙着整理稿子没时间来看你。”

“代我说声谢谢，那你怎么办呢？”

“申请延期了，我想写有关你的故事可以吗？”她用眼泪告诉我，我现在有多糟。

“写我？那你能毕业吗？我有什么好写的。”

“我一直很好奇，是什么力量支撑你，完成那么艰辛的旅程。”

“其实我就是想，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，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也算证明我活过一回。”

小楠打开录音笔，“小枫你为什么选择去贵州？以你的病情你完全可以选择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。”

她的目光聚在我脸上，我迟疑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就是想完成一个真正的生命旅程。另外……我还是给你讲我的故事吧。”小楠点头。

那是一段痛苦却满载喜悦的旅程，昏暗却闪着光芒。

我搭乘巴士赶往机场，城市渐渐地被我抛在身后，这座我从小就生活的城市，却没有一件东西属于我。我离开这里，无非是从一段旅程到另一段旅程。大巴驶出市区，驶上机场高速，我望着窗外。偶有车的灯光，扫去黑暗，之后又是漆黑一片。当大巴经过远处的住宅区时，看见从窗户流出的灯光，我猜测着那些人家都在干什么，也许是在看电视，也许是在和亲朋闲聊，也许是在吃晚饭，也许有无数的也许，无论是哪个也许，他们都是在家里。我是一个没有家的孩子。家不应该只是一间房子，家里应该有爱有亲情有温暖，而我只是一个孤独的旅人，独自走向最后一刻。

乘飞机后又倒客车，经过三天漫长的煎熬，我终于要到站了。正午时客车驶进这座地处西南的小山城。这里看不到摩天大楼，看不到平坦宽阔的街道，看不到穿着时尚的男女，看不到花花绿绿的牌匾，看不到豪华轿

## *S* 山丘上野草的泪水 *shangqiushangyecaodeleishui*

车，看不到挤满人的公共汽车，看不到步履匆忙的上班族，很难想象这里是一座城市。

有着坑洼车辙的水泥路旁都是平房，大多是些饭馆和日用品商店，仿佛回到了电视里的20世纪80年代，街上的行人有的身着民族服装，有的身着破旧中山装，有的身穿绿军装。来来往往，无论是背着竹篓还是挑着扁担，大都步履从容。偶尔看见三三两两坐在门前，一边抽着竹筒烟，一边闲聊。色彩斑斓的民族服装穿在人身上，我还是第一回看到。

我用相机记录下这些新奇的风貌。客车驶进古老的站台，我随着不多的旅客走出车站，在站前广场上看见一块高举的白纸板上面写着我的名字，举纸板的是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年轻人，他身穿白色衬衫、亚青色西裤、黑色的皮鞋，胸前还打着红色的领带，不停地转动着身子以便让行人能看见纸板。在异地能有人来接我，我很开心。我紧跑几步到他面前，笑着说：“我就是小枫。”

年轻人非常惊讶地上下打量我，然后不知所措地看着站在身旁的中年男人。中年人五十来岁，个子不高，圆脸，短头发根根直立，衬衫腹部的位置支起一座不小的山丘。他和年轻人穿得差不多，只是裤子颜色略有差别。

中年人见到我也有些意外，但立即露出诚挚的笑容，用我听得不太懂的普通话说道：“比我们爷儿俩估计的年轻很多。”一边说一边抓住我的手，非常热情地握着。他说完年轻人用生涩的普通话译给我听。

我给中年男人鞠躬，他马上扶起我。

“非常感谢您来接我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年轻人没有翻译，看来中年人能听懂我的普通话。中年人拉着我往前走，年轻人帮我拿行李，父子二人就像我很久没见面的亲戚。

我们坐上一辆面包车，父亲开车，儿子像导游一样为我介绍沿途风貌，我也问他一些我觉得新奇的东西，比如什么叫社饭，为什么叫姐妹饭，还有竹筒酒是什么酒，湄江翠片又是什么等。年轻人在向我介绍这些时，脸上始终挂着自信的微笑。他们父子是彝族人，父亲姓李，大家都叫他李伯，在当地有很多生意，除了糖果厂外，还经销药材、茶叶、工艺品、白酒等。年轻人叫虎子，大学刚毕业，回家帮助父亲打理家族生意。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，这些生意将来也都是他的。也许是怕我不信，虎



子连大学毕业证书都带来了。这也许是为了展示实力，他们父子本来把我这个远来的客人当成生意的新起点。

我在这里的一切他们都已安排妥当。面包车停在一栋木头和竹子建造的二层楼前，急促的两声喇叭声，从楼里走出男男女女二十多人，在门前列队欢迎我，虎子为我一一作介绍，众星捧月般地将我迎进屋子里。李伯父子陪我在厅堂聊天，我能听见菜下锅的声音。真是饿了，三天没吃一顿像样的饭菜。

不多时，桌子上就摆得满满的，弥漫的香味儿引得我直吞口水，都是我之前没见过的菜式，每盘菜都红红的，看样应该都很辣的。等菜上齐了，如此丰盛的一桌子菜上桌吃饭的也就我们三个人。李伯拿出两个竹筒，这是当地非常著名的竹筒酒。爷儿俩的豪爽让本就不胜酒力的我醉得晕头转向。

清晨起来，也记不清昨天到底喝了多少酒，肯定不会少，到现在我还是晕乎乎的，但头不疼。早饭时每人又喝了一杯，李伯告诉我这叫透酒。我还真不太明白，为什么要透酒，反正也晕乎，现在只是更晕乎些。

早饭后父子两人陪我去看已经入库的糖果。离李伯家不远有几间临街的平房是糖果厂，现在这时节不是糖果的旺季，仓库里只有为我生产的数箱糖果。李伯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三块糖，每人一块。我接过糖，欣赏着包装纸上非常可爱的小动物图案，孩子们应该会喜欢。在我看包装纸时，他二人已将糖放进嘴里。

李虎问我：“小枫，你订这么多糖做什么用啊？这时节糖的销路不好。”

李伯说：“是啊，这不年不节的，这么多糖恐怕得卖到新年。”

我把糖放入口中，一股淡淡的水果香在口中蔓延开来。

“我要去附近的贫困县看望孩子们，糖果是要送给他们的，另外我还订了很多衣服鞋子和文具，都是送给大山里孩子们的。”

虎子说：“原来是这样，那你啥时候进山啊？”

“我等东西到齐了就出发。”

李伯吃惊地问我：“你打算在雨季进山？”

“是啊，有问题吗？可能还得在等几天吧，等其他东西。”

身旁的李虎向我解释道：“小枫，你初次来我们这儿，可能不太了解

## *S*山丘上野草的泪水 *shangqiushangyecaodelaishui*

这边的情况。”

“啊，我在网上查了，我知道有好多地方是不通汽车的，要用马驮东西进山。”

李虎点头，“基本上你要去的地方都不通车，可现在是雨季，是不能轻易进山的，雨季的山神非常容易动怒，经常发生洪水和泥石流，非常危险。”

李伯接着说道：“是啊小枫，这可开不得玩笑，几乎每年都有人被泥石流冲走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还是等雨季过后再进山，到时候让虎子和你一起进山去收药材。”

我看看李伯，又看看李虎，很为难地说：“只是我时间不多，还有没有其他办法？”

李虎挠挠头，想了一下，无奈地说：“那只能，只能找一个好向导，多留意天气变化，趁着没有大雨的天气动身。可这也不行啊，还是十分危险的，我们这里天无三日晴，还是等雨季过后吧，不要着急。”我面露难色。

李伯问我说：“小枫那其他东西什么时间能到？”没等我回答，他接着说，“你能不能多给我两天时间，重新生产一批糖，”李伯指着地上这几箱糖说，“质量绝对没问题，只是不是最甜的，山里的孩子苦啊，我要为他们生产最甜的糖。”李伯话音刚落就挽起袖子，爷儿俩把几箱糖搬进车间，然后传来机械的轰鸣声。

父子两人忙着返工糖果。我和其他供货工厂联系。除了衣服有问题外，其余的都已经走在路上。闲来无事我坐在工厂门前，看着时不时经过的行人。过一会儿虎子走过来，脱下洁白的工作服坐在我身旁，他满头大汗，看样车间里应该很热。我和他说我订制的衣服出了状况，需要过去看看。虎子答应陪我一同前往。

客车在盘山公路上绕来绕去，我和虎子闲聊。虎子给我介绍当地的名人，从海通和尚开凿乐山大佛，到清代中兴名臣丁宝桢，就是说“天下贪官，甚于盗贼；衙门污吏，无异虎狼”的丁宝桢；从山水花鸟到烟草再聊到吃喝饮食民俗，滔滔不绝。这里物产丰富，可就是贫穷，虎子想为家乡做点什么。

虎子说：“我在网上开通网站后，你是第一个和我做生意的，一开始

我阿爸还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，能和你长期合作，共同把我们的东西卖到你那里去，”虎子憨笑着说道，“看见你时我非常意外，太年轻啦。”

“怪不得你当时那么惊讶。”

虎子笑道：“我和阿爸估计来的人应该和我阿爸年龄差不多，没想到和我一样，不过我阿爸说你是实诚人。”

“谢谢李伯夸奖。”

“我阿爸经常说，我们一定要把生意做好，我们多卖出十张手工蜡染，就有个娃子能多上一年学，我阿爸收土产一直以来价格都是最高的，其实我们买很多东西都不怎么赚钱，反正我们也不等钱用。”

我竖起大拇指：“李伯真了不起。我爸妈也是生意人，我爸经常说仁义道德是本分。”

“小枫，你家是做什么生意的？咱们能不能合作啊？我保证给你最好的货最低的价格。”虎子说完满心期待地看着我。

我犹豫了，我怎么回答他，说实话：“虎子，我父母他俩……怎么说呢，他们最近，唉，我家的生意都是和技术有关的，他们未必懂得买酒和茶叶。”

“小枫你别为难，我就是这么一说，也怪我太着急了，我阿爸天天让我改改这急脾气，嘿嘿。”虎子憨厚地笑着。

“其实，我，我无心经商，我只不过是一名旅人，这段旅程之后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”李伯父子的行为让我看见了未来成功的企业家，也让我感到自己愧对他们。

虎子无奈地拍拍我的肩膀。

我指向车窗外：“这棵树怎么这么熟悉，好像在哪儿见过呢？”

虎子被我的话逗得手捂着肚子乐：“不就是那棵树吗，我们是在盘山公路上，车子转了半天就爬上树那么高。”

我也被自己的天真逗笑了，旁边的人都在看着我和虎子，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这么好笑。车窗外的风景非常单调，只有黄绿相间的高山，上车时我注意到，在我和虎子侧面坐着一位身穿民族服装的女孩子，我含蓄地指一下女孩那边，小声问虎子：“什么民族的？”

虎子看了看，大声说道：“要是以前呢，那时候没开发旅游，穿苗族衣衫的一定是苗族，现在可不一定喽，我们要去的那个市，旅游业挺火

## *S* 山丘上野草的泪水 *shangqiushangyecaodeleishui*

的，反正大多是演戏骗你们外乡人的。”虎子话音刚落，那女孩子转过身看向虎子，她的目光扫过虎子后又细致地打量着我，这样被女孩子看让我感到脸发热，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

女孩子声音如同银铃：“我是苗族的，你们要去旅游吗？要是旅游我可以给你们当导游。”女孩子落落大方，她的普通话可比虎子好很多。

虎子实话实说：“啊，不是。小枫在城里订做了很多衣服，我们去看看。”

女孩子一听，主动要求和坐在我们前边的大爷换座位。她坐到我和虎子前面，问道：“做衣服，什么样式的？一共做多少件啊？”

女孩子那清澈水亮的大眼睛盯着我，我的头怎么也抬不起来。我低声说：“大中小码都算上，大约三千件。”

虎子一听，“多少？三千件？这么多啊。”

女孩子立即问道：“是你订做的？在哪里做的？还做吗？”她转过身上身趴在椅背上，盯着我等我回答。

“这些还是不太够，我还得多做些。”

女孩子抓住我的手说：“你来我家做衣服吧，绝对保证质量。”女孩子的直接让我不知所措。我忙看向虎子，哪知道虎子嘿嘿坏笑，说道：“嗯，嗯，这个得看你的态度了，我哥们儿还没女朋友呢。”

女孩子脸红了，赶紧放开我的手。我连忙说：“我订做的那家服装厂好像出了些问题，我现在就过去看看，要是可以，我会考虑你的服装厂的。”

女孩子非常失望，重新坐回椅子上，问我在哪家服装厂订的服装等，一通盘查。她告诉我她家在城里开了一家服装厂，她家做衣服绝对耐穿。看来她还没死心，想把我这个大客户拉到手。临下车时，还主动要求和我们一起去订货的服装厂，我还没表态，虎子已满口答应。有位熟悉这里的女孩子做向导，我们没费多大力气就找到了服装厂。

这服装厂比我想象中的大得多，我们三人和门卫简单交流几句，门卫很有礼貌地把我们请到一间豪华的会议室里。不消片刻，便有人送来茶水和点心。又过了几分钟，一位四十多岁穿着非常职业的女士走进来，微笑着对我们说道：“欢迎各位光临我们工厂。”并主动和我们一一握手。

寒暄过后，这位女士说道：“非常抱歉，我们没有达到各位的要求，

不过我们的时间实在是够用，旅游文化节临时在我们工厂赶制大量的民族服装，所以你们订做的衣服，就一直没有时间生产。”说完她的目光就落在我的身上，果然是职业女性特有的强势，像我妈妈一样。

“我订的服装，都是送给大山里孩子们的，生产起来应该比较省时间，不知道贵厂什么时候能开工生产？”

“还要十天左右能完成那批民族服装。”

“这样啊，时间可能来不及了，要不我去别家看看吧。”

女士站起身，说道：“也好，我在附近饭店订了位子招待各位，略尽地主之谊，希望几位不要拒绝。”我婉拒了她的好意。一切顺利，我拿回了预付的订金。

女孩子兴高采烈地领着我和虎子去她家的服装厂。她家的服装厂可没有礼貌的门卫和豪华的会议室，工厂挤在几间平房里，完全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作坊。和她父亲简单地签下合同，晚饭后我和虎子在附近找了家旅店休息，俩人聊起大学生活，聊起漂亮的女生，聊起彼此的理想和没有结果的短暂爱情。虎子打趣地问我是不是看上那女孩了，我直言回答对她确实有些好感，因为那女孩长得有几分像娜娜。我问虎子苗族人的结婚习俗等，谈来谈去又谈到虎子家的生意，虎子非常失落，他说他家这儿的烟酒、茶叶、蜡染都非常好，就是找不到销路。

“本来还以为能和你一同合作呢。”虎子感叹道。

我冲他笑笑：“虽然我们不能合作，但我能介绍别人和你合作，你不要那么担心。”

虎子从床上蹦起来，兴奋地大声说：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，你等下，我现在就打电话问问看。”

虎子两眼放光，看我拿出手机，他礼貌地避开了。

我拨通铁环的电话，等待的那几秒，我真希望是娜娜接电话，我很想听听娜娜的声音。当电话那端传来铁环深沉的声音时，我非常失落。

“喂，小刀吗，今天吃多了吧？”

“没有啊，就吃一碗面条，怎么会撑到呢？”

“怎么面条还没吃够啊，我还以为只有你撑着才会向我求救，哈哈，最近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，都挺好的就是药量又加大了，原来的量挺不住了。”

## 山丘上野草的泪水 Shanqiushangyecaocadeleishui

铁环迟疑一下：“要不，还是去医院吧。”

“那样确实能熬得久一点儿，可是与其躺着等死，还不如干些正事。”

“那倒也是，唉，听斧头说你去西南了，真为你感到高兴。”接着铁环激动地说，“小刀看到新闻没有，姐夫小舅子等一大批人都被捕了。”

“那群王八蛋，那是他们应得的。”

电话那边传来铁环的呜咽：“对，王八蛋，一群王八蛋，早该抓起来，他们害了多少人，罪有应得咎由自取，还好是我们及时拿到账本，要不他们全都得外逃。”

“匕首真是爷们儿！”

“是啊，多亏他了。”

“匕首见他妻子回来找过我，他只是说他妻子还是那么漂亮。”

聊了一会儿，我问铁环：“娜娜考得怎么样？娜娜受了太多的苦，也该时来运转了。”

“真是不容易啊，前几天我去看我妻子，我向她保证以后一定要让娜娜开开心心的。”

“你有一位好妻子，还有懂事的女儿，比我幸福得多。”诧异自己怎么说这样说。

“家家有本经，只有念的人才清楚，当时要没遇到斧头，我真熬不下去了，那家伙还真有两下子。”

“至少有三下子，他好像还在找油锯的父母呢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骗他妻子的。”

“唉，你不知道，行动日之前他就离婚了。”

我非常惊讶：“真的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他都没告诉我。”

铁环无奈地说：“斧头那人你还不知道，什么都藏在心里，也是命运弄人，当时那种毫无希望的生活，他妻子提出离婚也正常，斧头心肠好，也不想拖累她，也就离了。”

“他一直想让自己的孩子，有个幸福的童年，不要像他那样。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。”

“那孩子有斧头那样的父亲，也许能比我们强。”

“当初他妻子那么相信她俩能过上好日子，到头来竟是这样，我觉得斧头就算为了宝宝也会和他妻子复婚。”

我听见铁环的叹气声，“这么说吧，可能没有机会了，他妻子把斧头骂得一无是处，自私无情无义，她的心伤透啦。”显然铁环还知道些什么，他没说。

“那能一样吗，斧头一直执着自己的梦想，他并没有错啊。”

“其实他妻子提出离婚我能理解，我也体会过什么叫绝望。”铁环的声音异常的沉重。

“最可怜的是孩子，要在单亲家里长大，那种生活我最清楚了，一个多余的人，除了孤独还是孤独，四周永远是冰冷，别人的太阳是金色的，自己的永远是灰色的，无论冬夏都感觉不到温暖。斧头一心想等自己准备好再迎接宝宝，给宝宝一个没有缺憾的童年，难道这就是人生吗？”

“斧头一心放在梦想上，全力执着自己想要的，咱俩说他挺自私的，也挺傻的，也许那叫执着。但是对他妻子来说那是冷酷，他没有考虑到他妻子的感受，可是话说回来，要是斧头的梦想实现了，结果又不同了，人生也许就是一线间的选择，其实斧头挺可怜的，他送给所有人希望却要自己承担绝望。”

斧头那冷冷的眼神和深深的额头纹又浮现在我眼前，那是一个被梦想和现实扭曲的人，他的扭曲不是从表面看那么简单。

“我、娜娜、斧头都是不幸的孩子，那孩子竟也是这样。斧头那么爱他的孩子，他应该恨透了他妻子。她不管不顾地让孩子提前来到世上，结果要用一生的凄苦作为惩罚，看样子他妻子当时也是铁了心要离婚的。”

铁环说：“走投无路了，熬不下去了，也就这结果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”

“也许这就是梦想的代价。可斧头不是无情无义的人。”我脑海里浮现出他为曾经的爱人写的诗句：“我的爱不是监狱，一座港湾，为你补给勇气和欢乐，让你有力量成为真正的你，爱你才给你自由。”爱也是斧头的信仰，怎么会是这样爱世界？

铁环打断我的思绪：“离都离了，还说什么情义，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。贫贱夫妻剩下的只有悲哀的生活。看来只能等到共产主义我们才能真正成为自己。对了，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吗？不用客气，直说。”

“啊，我想问一下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，要是没有合适的介绍些生意给你。”

## 山丘上野草的泪水 *Shanqiushangyecaodeleishui*

“原打算开一个家电维修部，看来不行。现在东西便宜，坏了就直接扔了，我倒是想干点什么，就是缺手艺，现在我还得跟着娜娜去上大学，正烦着呢。”

“娜娜考上大学了？你把电话给她我叮嘱几句。”说完我满心期待地等着。

铁环坏笑：“娜娜不在家，大学离你老家不远。有机会再叮嘱吧。你到底要给我介绍什么买卖，别忘了我叫铁环。”

我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有气无力地把我遇到李氏父子的事情简单地讲给铁环。铁环非常感兴趣，我和铁环一直聊了很久，我盼望娜娜能突然回来让我听听她的声音，娜娜的一根发丝都能给我灰色的世界绘上色彩。最后电话快没电了，娜娜也没回来。我从来没祈求什么，只是想能感受你的快乐，我即将踏上遥远的路途，希望你不要忘了我这个过客。

电话挂断后，虎子兴冲冲地跑进来，我和虎子说铁环非常感兴趣，我向他简单介绍一下铁环的情况，当然是不完全属实的。虎子很开心，马上给他父亲打电话，他这风风火火的性格让我感到亲切。

夜深了，虎子鼾声如雷，我辗转难眠，也许因为床铺有些潮，也许因为没听到娜娜的声音。迷迷糊糊间，感觉自己又回到那里，在点滴间寻找你，我无数次回到你身边，品尝你的微笑。看着你向我走来，看着你越来越远，我伸出手想要抓住你。无奈让你我擦肩而过，只能再一次看着你越行越远，我的心也越来越痛。我还能做什么，能换你转头看我一眼。我是那么无力，只能看着你，看着你又一次离开。我又一次痛彻心扉。我的心一直随着你，娜娜你感觉到了吗？

清晨，女孩送来早餐；吃过早饭我们又到服装厂去看看，安排妥当后便乘客车回虎子家。在这里游玩两天。

我订的东西陆续到货，李伯和虎子帮我清点货物，唉，奸商也是大有人在，送来的本子平均也就十几页，铅笔不知道是哪辈子的陈货，还有那些如同石块一样的橡皮，最可气的是送来的学习机，一堆里也没找出几个好使的。好在其他的都还过得去。李伯仍旧劝我等过了雨季再进山，现在进山实在太危险，我无法解释，只能委婉地坚持，李伯明白劝不住我，只好着手为我安排进山的事情，虎子帮我联系进山的挑夫还有租借驴马等。经过多次沟通，铁环已经同意经营这里的特产，铁环正在娜娜学校附近寻



找店面，李伯在挑选最好的货物准备运给铁环，万事俱备。等服装和学习机送过来我就可以起程了。

虎子建议我去和当地的教育局联系一下，也许他们能为我提供帮助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便决定去一趟教育局。毕竟是去教育局，要尽量穿得正式些，我把T恤换成衬衫，打理得整整齐齐来到教育局。经过和门卫艰难的沟通，又经过漫长的等待，上午就到了教育局直到下午才见到一位什么主任。

“首先，我对你能来我县支援教育事业表示感谢，多亏社会上的同仁志士慷慨帮助，才让我县这些贫困的儿童看到了希望，不知道你是哪个社会团体啊？”

看来他是经常接待外来人员，他脸上的笑容和我妈妈公司的前台接待的笑容如出一辙，笑容中总是透出一些虚伪和应付。

“我就是我自己，不是什么社会团体。”

听完这话，主任脸上的笑容收回去一大半。“这样啊，那你想让我们教育局做些什么？请明说。”

“我带来一些衣服，学习用品还有——”没等我把话说完主任就打断了我的话：“按照正常步骤，你带来的旧衣服要经过严格的消毒措施，还得有我们教育局的人全程监督，之后才能发放给孩子们。”

我一看主任的笑容全消失了，赶快补充道：“不是旧衣服，全是我订做的新衣服，我带来的其他物资也都是新的，没有旧的。”

“哎呀，是这样啊，”主任脸上的笑容蓦地又回复了几分，“现在像你这样的人不多，大多数人带来的都是旧衣服，你也知道这些旧衣服很容易传播疾病。”我点头表示理解，主任接着说道，“那你想通过什么方式发到学生手里呢？”

“我打算亲自交给孩子们，并且我还准备了一个时间很短的演讲。”

主任迟疑了一下，看着我说：“这就难办了，你也知道国家教育部是有法规的，不得无故打乱学生的正常授课，要不这么办吧，等记者来的时候，我们安排组织一下，到时候举行一个过得去的仪式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我疑惑地问道：“记者？什么记者啊？仪式也不用，我就是想做一个小的关于人生的演讲，没有别的。”

主任哈哈干笑两声，说道：“看来我弄错了，我还以为你是哪个大人